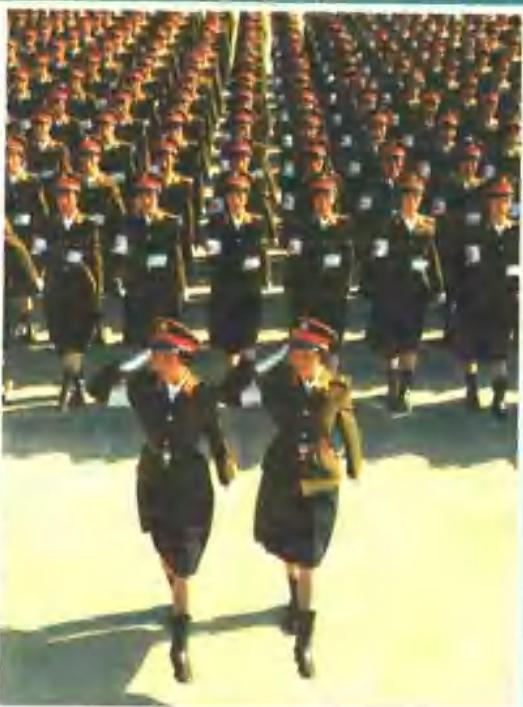


当代军人风貌 丛书



DANDAI JUNREN FENGMAO CONGSHU

总后勤部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赤诚奉献

赤誠奉獻
洪學智

·《当代军人风貌》报告文学丛书·
赤诚奉献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三一〇九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 印张12¹/₂ · 插页1 · 字数275,000

1987年8月第1版 · 1987年8月 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6,800

ISBN7-5033-0028-0/I.24

书号 10137 · 195 定价 2.88元(平)
3.13元(膜)

序

洪学智

在建军六十周年之际，报告文学《当代军人风貌》出版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写了书名，这是对全军广大指战员的亲切关怀和巨大鼓舞。

《赤诚奉献》这一分册，展示了总后勤部直属单位广大官兵新的精神风貌。在青藏高原艰苦奋斗的汽车兵、通信兵、管线部队和兵站的指战员们，创造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奇迹，涌现出一个又一个英雄模范人物。在专家教授中，有甘当人梯、不计名利的姜泗长同志，有在肝胆外科做出突出贡献的吴孟超同志，有在烧伤外科做出显著成绩的黎鳌同志，有在骨科领域顽强拼搏的陆裕朴同志等等。在平凡的岗位上，有为了给军人形象添光辉的先进军工，有繁育出瘦肉型猪打入国际市场的好畜牧技术员徐中华同志，还涌现出一大批学习张华、发扬华山抢险精神，主动到老山前线锻炼，接受生死考验的新型大学生。在先进单位中，有坚持改革、开放、搞活，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走出新路子的第一军医大学；有不计名利，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部队服务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四所等等。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后勤干部战士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勇于奉献、勇于奋斗的精神风貌！

后勤各条战线上的同志们要学先进，创功立业，为加强后勤建设贡献力量，把后勤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要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为国防献身的精神。后勤工作是整个军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做好后勤工作，直接关系到军队建设的进程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负，关系到国家安危。后勤人员要紧紧把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总的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要树立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要把远大理想同个人的追求结合起来，同本职工作结合起来，热爱和安心后勤工作。要树立爱国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计名利，埋头苦干，勇于为国防献身。

要顾全大局，勤俭办事。国家正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军队作了相应精简，军费做了相应紧缩。在这种情况下，后勤人员一定要从大局出发，坚持“人少把工作做好，钱少把事情办好”。经费安排要统筹规划，精打细算，保证重点，兼顾一般，合理使用，提高效益。同时，要积极开展生产经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要发扬我军光荣传统，艰苦奋斗，勤俭建军，深入开展“双增双节”运动，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反对铺张浪费。

要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当好“红管家”。后勤管钱、管物，政策性强，与广大指战员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这就要求后勤人员必须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坚决反对不正之风。要坚持原则，严格把关，不以权谋私。要深入基层，全心全意为部队服务。

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精通本职业务。后勤业务复杂，专业技术性强，是门科学。所有后勤人员都要努力学习和掌握现代军事科学、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知识，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尤其是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刻苦攻关，努力攀

目 次

序	洪学智
二十万里路云和月	王 波 (1)
这里是地球第三极	董 滨 乔军中 (21)
为军人风貌增光辉	肖怡然 (97)
“女儿国”奏鸣曲	马 轶 马泰泉(120)
彩色魔方	马继红(164)
银光，在禁区闪烁	蒋和平 张肇基(196)
沉湖恋	樊晓光 谢本洪 傅七宝(218)
探索人体的迷宫	兰承晖(230)
从华山到老山	窦孝鹏(250)
薄·搏·博	陈 益 李显福(275)
黑板报·画坛	南 方(289)
路牌上的线路、车次和此路不通	王宗仁(299)
盖大楼的士兵	刘书良(315)
执著的追求	穆 静 贺治乾(328)
歌乐山，那苍翠的松树林	梅门造(349)
卡路里进行曲	霍 青(368)
心中的上帝	张鸿懋 王宗仁
	彭道安 周松耐(383)

二十万里路云和月

王 波

一九八二年，整个国土上正在兴起改革的浪潮。军队也跨入了发生重大转变的年代。

后勤是经济工作与军事工作的交叉点和结合部。后勤与国民经济建设紧紧相联，与全军广大指战员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总后勤部作为全军后勤工作的领导机关，只有对全局情况了如指掌，才能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制定出正确的业务工作方针、条令条例、标准制度、规划计划，既对国家负责，又对部队负责。

总后勤部办公会议做出决定：派二分之一的干部下基层，对全军的边海防作一次全面调查……

一九八二年的春节刚过，人们下巴上的油还没擦掉，由总后领导挂帅、二级部领导带队的二百多人的大队伍，分成十路人马，分赴西藏东、西两线，新疆南、北两部，内蒙、东北边防，广西、云南前线，北线、南线海岛。

出发前，洪学智部长在调查组集训会上是这样说的：“边海防是我们祖国的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军队的基础在连队。树根不牢，易倒；连队不硬，易垮。这次调查，要每个边防点必到，每个设防岛屿必到，真正弄清楚情况，切实解决问题，把祖国的边海防建设成钢铁长城……”

这里，许多一线连队不通公路，路况很差，雨天变成翻浆路、“水泥”路。李元副部长率领的东南边防调查组的吉普车经常陷进去，他们不得不下来推车前进。晴天以后，又变成“搓板”路、“扬灰”路，战士们风趣地叫作“伦敦纽约路”，意即蹲屁股扭腰。吉普车象在跳摇摆舞。有的调查组成员两个月内换了两条裤衩。草甸子和大森林里的蚊子、牛虻，嗅到人的气味就一下包围过来，透过衣服叮咬得你浑身又疼又痒。车不能停，人更不能停，大小便都成了问题。调查组的同志日夜兼程，走遍了每一个边防连队、哨所。在中苏边境上，他们亲眼看到，我们的边防战士爬上几十米高的铁架瞭望塔站岗放哨。冬天，风雪交加，冒着零下四五十摄氏度的严寒，穿着两件皮大衣还瑟瑟发抖，上下极为不便。夏天，日晒雨淋，毫无遮掩。边防战士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执勤，使这些做后勤工作的同志感到惭愧……

一叶小舟在波峰浪尖上颠簸。张贤约副部长率领的南线海岛调查组成员，都是旱鸭子，常晕船，胃好象要翻过来抖抖似的。渡海到西沙那天，战士们高兴地在船上为调查组铺了地毯，摆上茶几，泡上绿茶。可是出海不久，波浪一涌，“哇”的一声，有人带了头，好象传染一样，比赛着吐起来了。开始还往桶里吐，后来桶满了，直接往船上吐开了。船内的臭味使开船的也吐了。这么一折腾，没了食欲，没了情绪，但还必须白天在海上，晚上在岛上。因为他们搞的不是抽样调查，而是每点必到。战士们拉住他们的手掉下泪，说：“当兵几年，团长都没见过，一下子见到了总部首长！”

总后油料部张志臣部长带领的内蒙边防调查组的吉普车牌上的白漆已被风沙打掉了，车在铺天盖地的风沙中轰响着马达。这一天，终于来到边防某团。这里方圆一百公里以内，只见到一种植物，叫骆驼刺。严重的问题是缺水，长年靠汽车从百公里以外运水。用惯自来水的人大概还想象不到缺水的滋味。有些点不通车，战士们只好就地打井，可是打出的水是黄褐色的，又苦又涩。战士们说，喝的是骆驼尿。这种水含氟量很高，用它浇地种菜，长出的菜味道都象四川苦瓜，人长期饮用会造成骨质疏松。调查组的同志喝了这种水，心里酸楚得要掉下泪来！在几个边防点，他们看到风沙把战士们住的地窝子快埋住了，把沙从门前窗下一筐一筐地抬掉，不然就可能被沙石封存在室内！在内蒙东线、东北西线，冬天地下水冒出来，结成了光滑晶亮的冰包，象冰山似的，有的长达一二十米，把公路也堵死了。大自然造出的奇迹给人类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现代的交通工具在这些山丘面前也只能喟然长叹。有一年，一位连指导员的家属五月十七日从河南商丘出发，六月十六日才到了边防团驻地，可是，由于冰雪阻隔，到不了连驻点，只好带着孩子在团里住了二十天！这里，吃水、住房、交通，这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还不具备。

总后营房部陈鹏副局长带领调查组去新疆边陲。冰大阪上终年被积雪覆盖着，路旁弃置着汽车的残骸。阿里、天空分区，被人称为生物禁区，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南疆调查组七月二日到达这里时还是冰天雪地。他们冒着雪崩塌方和泥石流冲击的威胁，在巍峨峥嵘的雪山上前进着。达

巴边防连的战士们听说总后的工作组要来，派人牵着马来接。战士们执缰，硬让调查组的同志骑在马上，跨过一道冰河，爬上一座高山。之字形的小路悬挂在悬崖峭壁上，脚下是幽深莫测的无底深谷。马喘着气害怕了，直往后退。调查组刘力谦处长的心悬起来，害怕一头栽下断崖去怎么办？他要求下来，战士们说：“你不能下来，这里缺氧，下来你就爬不上去了。”这时，他的耳边又响起了总部首长提出的“必需一个点一个点都走到”的严格要求，便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向上攀登。到了山巅，又下到山脚，他远远地望见了一个壮观的场面。全连干部、战士全副武装，列队两旁，象欢迎国家元首一样！他下马后，战士们有的拉手，有的架胳膊，有的扶腰，象搀八十岁的老太太一样拥进屋内。这是什么屋呀，七倒八歪，墙壁上的裂缝吓人，屋顶露着蓝天，用铁皮盖着。调查会是别致的，每一个战士都参加了。

有的说：“首长，最困难的时候，没盐吃……”

有的说：“首长，墙上贴了一张报纸今年看了，明年还看……”

有的说：“首长，我家去年写的信，今年才收到……”

有的把衣服撩起来，皮肤是黑黢黢的，说：“首长，我们进点以来没有洗过澡……”

说的人哭了。

听的人也哭了。

“同志们，总部首长派我们来看望大家！首先向你们作检查。建国三十多年了，边防许多该解决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让你们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执勤、生活。对不起你们，也谢谢你们！”
刘力谦强忍着泪水说。

战士们听到这里放声大哭，说：“够了，有这一句话就行了！不解决任何问题我们也满足了！”

人们的要求，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还有精神方面的。有时，精神上的慰藉比物质上的满足还重要。边防调查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解决了多少物质方面的问题，这是有限的；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军委、总部领导对边防战士的关心。精神的作用无可限量。

这里的战士养了两头猪，他们杀了一头，可是没有菜怎么办？就分头到山脚下挖了一些野胡萝卜，一边挖一边摇头，这是什么萝卜呀，是象筷子那么粗的毛毛根！

“请吃吧，亲人！对不住首长……”

刘力谦端过来，眼泪扑簌簌掉下来。直到此时此刻，他好象才真正悟出了洪学智部长把他们赶下来的真谛！他吃过许多美味佳肴、山珍海味，但他捧着边防战士用粗糙的手端过来的野菜炖猪肉，吃得格外香甜。身在大机关，千万不能忘记我们的边防战士！他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从达巴出来，调查组又直奔沙让。这是一个海拔五千多公尺的边防点。他们在四千公尺的冰大阪上骑马走了两天，经过了一百零三道陡弯，途中野营了一个晚上，艰辛困苦可想而知。这里不能一一叙述，反正在他们之前有的战士曾经在这大阪上冻掉了双腿！调查组的同志见到了这个战士，模样原本很英俊，宽宽的肩胛，一米七以上的身材，标准的八十年代体型！但为了保卫祖国的边防，变成了终身残废！战士们告诉刘力谦说：有一年，一位部队首长到我们边防团来了，听说还要来沙让，我们高兴极了，派班长骑马下山去接。不料这位首长说：“这次没时间了，下次

来再去吧！”班长说：“首长，我给你牵着马，不要紧的。”首长说：“不是要緊不要緊，是时间不允许，回去马上要参加一个会。”这次总后的调查组到了，在战士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大事。他们说：“我们接都接不来，你们从北京大老远地来了……”他们感激不尽。刘力谦感到，谁应该感激谁呀，可爱的战士们都搞颠倒了。

八月，洪学智部长来新疆，在乌鲁木齐听了刘力谦的汇报，沉吟良久，说：“一定要记住他们。该解决的问题一定安排解决！”这天中午，天池宾馆把饭菜准备好了，人都到齐了，就缺一个人——洪学智部长。人们到处找呀，只见他坐在一个大石头上啃面包！有的同志说：“部长，你怎么吃凉面包？”他说：“有面包吃，比边防战士好多了！”

这次全军边海防调查还带着八十年代的气息。每个组都带了录相机。这恐怕是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以来所没有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同志说：“现在有一个现代化的调查手段，就是录像。调查后，光听口头汇报，印象不深。我们看了边海防调查和仓库调查的录像，印象就很深。”

确实是好。这不是，总后机关处长以上的领导集中在礼堂前厅，正在看着调查组到各边防点的录像，恍如身临其境一般。

荧光屏上播放的是总后胥光义副部长挂帅、军需部周凡副校长和卫生部王雁冰副局长带队的西藏东、西线边防调查组的镜头。五月，调查组向墨脱进军。这是一年四季中唯一能够通行的季节。首先要翻越海拔五千三百米的多雄拉雪峰。雪山白茫茫的，与蓝天连接在一起。他们早晨三点起床出发，必须在中午十二点以前翻过山顶。不然的话，十二点以后，雪山就变脸了，狂

风会把人卷入绝谷，冰雪会把人定格在山巅。这不是故弄玄虚。就在他们通过多雄拉雪峰的第二天，有三个战士象冰雕一样冻死在雪峰上了！山上的雪有一米多深，到人的大腿根，没有路，全靠用手中的棍子插入雪中探索，然后用铁铲出一个脚的地方，以防滑下雪坡。这次他们的运气还算不错，通过山顶时只刮了一阵纷纷扬扬的雪粒。在多雄拉山脚下，有一座边防战士的“招待所”，四根木柱顶着几块黑乎乎的铁皮。来往多雄拉的战士就在这里住宿。调查组也不例外，在“招待所”过了一夜。通宵伴冰宿，落雪驱睡意。他们早早起来，发现衣服都冻成了盔甲。从“招待所”起程，他们便进入茫茫无际的原始森林。森林里树枝纵横交错，厚厚的陈年积叶散发着臭气，一切都处于原始状态。他们在没有路的阴暗潮湿的林中跋涉了一天，又野营一宿。然后，进入旱蚂蟥区。这种小动物可把调查组的同志害苦了。它比水蚂蟥要大一些，躲在树枝上、草丛中，嗅觉特别灵敏，闻见人味，就飞快地扑过来，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你的脖子、裤腿，把尖尖的嘴扎进皮肤深处吸血。它吸血时能分泌一种液体，使你感觉不到疼痛，并使血液不宜凝固，所以不容易被发觉。等你发觉了，它已喝得肚子胀鼓鼓的。它叮人叮得紧，不能拽，只能使劲拍打。弄出来以后，它叮咬的伤口，还老是流血不止。这种软体动物再生能力很强，即使把它断为几截，仍可继续生长。值勤的战士深受其害，吃了大苦。另外，墨脱地区由于山高缺氧，还有水上方面的原因，战士们的指甲盖变成了酱紫色，而且都翻过来了，脸色发紫发黑，象涂着什么东西一样。

洪学智部长看到这里，不忍心再看下去了。

“用什么药可以治服蚂蟥，翻指甲盖是什么原因？”他回头

向调查组的同志，然后指示有关科研部门作为一个课题尽快解决，为战士们解除痛苦。他说：“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是战争年代后勤工作的宗旨。现在是和平时期，我们住在大城市里，生活条件很舒适，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边防战士。”第二年，即一九八三年，他叫人把药送去了。

墨脱是全国唯一不通邮、不通公路的地区，边防战士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在一个叫扎达的点上，调查组进去时，这里的二十六个边防战士还剩下一百斤粮食，半个月没有盐吃了。战士们见北京派人来了，抱住调查组的同志失声痛哭，千言万语都在这久久不停的哭声之中了！那地方没有商店，没有肉，战士们在想吃肉时，只好去捕耗子。尽管路途艰难险阻，调查组给战士们背去两部电影，捎去了报纸、家信、电报。这时，干部、战士们流着热泪看着隔年家信，无数遍地看着，有的还互相传阅。由于不通邮、不通公路，长时间与家中音信断绝，有的父母担心儿子出了问题，有的未婚妻怀疑男方变了心。在这里，确实是“家书抵万金”。

调查组同志带着水壶和干粮，白天走呀，走呀，一般是下午四五点钟到达点上，现场了解情况，开座谈会，第二天又向另一个点走去。他们来到一个叫日东的点上，一个班，十二个人，没水喝，没菜吃，只剩下两听罐头。战士们说：“北京没有忘记我们。”当即就要打开这两听罐头。调查组的同志眼里噙着热泪，用手紧紧地把罐头压住了！在喀喇昆仑山哨点，海拔五千八百米，战士们第一年牵上九匹马，死了；第二年带上四只猫，死了；第三年捎来两只鸽子，也死了。看来，在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能在这雪峰上生存。调查组的同志在思考着一个问题，这是为

什么？大概是因为人有一种动物所缺少的精神和情操！

调查组的耿正旺同志说：“我们一到边防点，同战士一见面，马上感到内地的一片和平兴旺的景象，是同边防战士的艰苦奋斗分不开的。到边防一次，自己的灵魂可以净化一次，象洗过一样。战士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他们的同代人正在过着幸福的和平生活，生活中充满绚丽的色彩。他们呢？过着那样无法叙述的艰苦生活。假如一年给几千元、上万元，人们是不是都抢着去？恐怕仅指甲翻盖这一条就不想去。所以，有些东西是用金钱难以买到的。”

由王政柱副部长挂帅、军需部刘策副局长带队的云南、广西边防调查组，冒着越军的冷枪冷炮，深入到了一线连队。当时，云南西部有些边防点因大雪封山未进去，按照洪学智部长的要求，又回去重新补课。调查组在昆明接到总后战勤处的电话，说洪学智部长指示：“少数民族地区更重要。独龙江边防点一定要去。”过了两天，第二个电话又打到了云南：“洪部长问独龙江去人了没有？”

去了。调查组派出了一个三个人小分队，带着枪、火柴、米袋、战士们的信、包裹、几个月的报纸。那一年的国庆节同时也是中秋节，他们要在国庆节前夕赶到，特意给战士们带了节日礼品月饼。到团部，他们遇到了刚刚从独龙江回来的边防团长。团长说：“沿途出现了大塌方，我把骡子都扔了，是爬过来的。”到营部，营长说：“总部首长的心意我们领了，人就别去了。再说总部的同志，就是军区的同志也没去过。”可他们怎么能不去呢？洪部长事先有叮嘱：每点必到；中间有交代：漏了要补课。

高黎贡山的气候是立体的。山脚下是热带，到处是一片葱绿，原始森林的树干上裹着一层绿苔；山腰是温带；山顶是寒带，白皑皑的雪峰插入云端。三个人在陡峭的山路上攀登，骡子象山猫一样把身子竖起来顽强地爬行。脚下是发出轰然巨响、奔腾呼啸着的独龙江。巧得很，高黎贡地区下了一天暴雨，七八米宽的山洪卷着巨石挡在眼前。骡子的后腿直往后坐，瀑布从山崖上铺天盖地压下来。前进与后退的危险相等。在十多个小时中，他们过了四十多处这样危险地段。三天中，他们在沿途遇到了几十匹倒毙在险山峻岭上的骡子，尸臭在两里以外就能闻到。战士们说，由于空气稀薄，一匹顶好的骡子如果跑独龙江，它的生命力只能坚持两次。到这时，他们真好象是要支持不住了，大脑迟钝，两腿麻木，机械地饮着水，爬着山崖。三天后，他们到达了连部。寂静的营房欢腾起来了。指导员抢报纸，司务长抢食品，战士们抢信和包裹。高黎贡山每年大雪封山半年不能通邮。十万火急的恋爱信件在怒江或者其它什么地方一躺就是半年。加急电报同平信的速度一样。这个连战士的好多未婚妻都吹了。国庆节的下午，他们到达一个叫马库的排点。全排的战士正在开节日晚会，面前摆着从独龙族买来的包谷酒。排长听说是从北京来的亲人，一句话没说，一把抓住他们的手就拉进了会场，说：“好消息，军委首长来看望我们了！”把“军委首长派人来看望我们”省略为“军委首长来看望我们”，他可能是为了表达这件事本身的重要意义。战士们都愣了，然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调查组的同志说：“你们长年累月战斗在原始森林，为祖面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幸福。你们辛苦了！军委、总部首长派我们来向你们表示慰问，祝大家节日好！”几句话把大家的泪催下来了，只见每一

个人都在往大瓷碗里倒酒。“首长，我敬你一杯！”“喝我的！”“干了！”顿时闹成一团。战士们忘情地狂呼：“祖国万岁！”“干杯！”

晚上，一轮明月当空，战士们走出屋子，席地而坐，一边吃月饼，一边读家信。那时，还没有《十五的月亮》这首歌。如果有的话，只要谁一唱，准把全排战士的眼泪催下来。调查组离开时，战士们送了一程又一程。有一位藏族战士叫六斤，送了几个山头，不肯分手，哭着对组员姜达伟说：“早听说北京要派人来，我应该用我们藏族的青稞酒来招待。我八月份就写信给家里，让他们国庆节前给我寄来，可是到现在还没到，真对不起你！”六斤情真意切。姜达伟告诉他，酒是不能寄的。六斤说：“怎么不能寄？我告诉他们用一个塑料袋……”

在昆明军区汇报时，张铚秀司令员握着调查组同志的手说：“爬雪山，过草地，你们是长征干部了。”

一九八五年的春节，总后到前线的第六批调查组于凌晨五时起床登程了。这里雨非雨，雾非雾，云遮雾障，朦朦胧胧，能见度不到六七米。他们穿着裤衩，背心，身上背着糖果，在滑坡上同烂泥搏斗着。浑身滚得象泥猴，走一段路就不得不停下来叩掉鞋上的大泥块。他们在雨雾中跋涉了六个多小时，小腿被冰凉的雨水泡得苍白，被热带的丛林挂得到处是擦伤。上到最高的山头、最前的阵地，他们以这等模样出现在边防战士的面前：“同志们，我们代表三总部向你们拜年问好，看你们在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问题……”接着把糖果塞到每一个战士的手上。

战士们把他们围住了，激动万分，说：“打这么一个小仗，